

# 文武之道

中國古代戰爭、戰略思想和兵器發展

楊泓 李力 著

中華書局



文武之道

李力  
楊泓

著

中華書局

文明的探索

本書策劃・危丁明

責任編輯・安 升

封面設計・溫一少



**書 名：文武之道**

——中國古代戰爭、戰略思想  
和兵器發展

**著 名：楊泓 李力**

**出 版：**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 - 452 號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 10 號 12 樓 B 座

**版 次：**1991 年 9 月初版  
© 199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231 763 4

# 叢書出版說明

中華民族確會有着很值得驕傲的過去。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絲綢之路，四大發明……，一個又一個的老故事，說了一遍又一遍。

固然，我們會爲祖先的成就而感到驕傲，但這又有何補益呢？文明原爲人類共有的財富，近世以來，却彷彿變成西方的專利。消除落後、愚昧、野蠻成了列強策動戰爭的口實；清政府的一連串失敗，將國人天朝上邦的美夢一再粉碎。美夢導致悲劇，悲劇演化成潛在的噩夢。

今天組編這套叢書，絕不是爲了再說說老故事，也不是爲了重拾逝去的美夢。事實上，中國再不能沉緬於美夢中，但也不應淪喪在噩夢裏。中國的古文明自有其存在的地位，在世界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的

今天，亟需對此有科學的認識。我們希望，通過專家學者有意義的探索，生動活潑的文筆和印刷精美的圖片，與讀者一起開拓一個反省歷史的新視野。  
但願一切美夢與噩夢都歸於過去，我們更懂得正視現在與未來。

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部



# 目 錄

## 前言

### 1 神和人一起戰鬥

神奇的玉鍼

涿鹿大戰

兵主蚩尤

1

4

4

7

9

### 2 戰車轟鳴

叱咤風雲的女統帥

青銅兵器的光輝

戰車的威力

從盟津到牧野

13

15

17

19

### 3 孫子時代

23



## 4

美女列陣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朽的「十三篇」

伍子胥水戰兵法

黃池之會的步兵方陣

越王劍的啓示

霸業夢幻的破滅

## 秦王掃六合

野蠻的首功之國

被埋沒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

兼愛非攻，墨子的城防體系

趙武靈王與「胡服騎射」

連橫與合縱

紙上談兵的悲劇

秦俑奇迹和金人之謎

長城·孟姜女的故事

大澤烈火

5

漢王朝的功業

劉季斬蛇

天亡我楚

細柳軍威

李廣無功

縱橫漠北

千里烽燧

6

天下三分

官渡大捷到赤壁烈火

諸葛亮的失誤

火燒連營

樂不思蜀

一片降幡出石頭

107 104 102 100 97 97

92 88 82 78 73 69 69

67 63

7

鐵騎縱橫

混戰洛陽

萬馬奔騰

投鞭斷流到草木皆兵

劉裕北伐

鮮卑鐵騎

8

新興的帝國

又是大一統的帝國

橫行遼水的幻夢

六駿生輝

李世民的功業

滿城盡帶黃金甲

9

綏靖與退讓

黃袍加身與杯酒釋兵權

中國第一部軍事百科全書

《武經總要》的誕生

144 142 142

138 134 132 129 127 127

123 120 115 112 110 110

火藥走上戰爭舞台 ······

「陣圖」指揮下的常敗之師 ······

為什麼不會有「王師北定中原日」？ ······

## 10 草原風暴 ······

「一代天驕」的崛起 ······

進取的戰略思想 ······

狂飈席卷亞歐大陸 ······

建立元朝，退回原來的模式 ······

南宋覆亡，「不是胡兒是漢兒」 ······

## 11 萬里蟠龍的反思 ······

洪武火銃的聯想 ······

萬里長城，古老模式的體現 ······

「佛郎機」的引進 ······

抗倭名將戚繼光和《紀效新書》 ······

從陝北飈來的旋風 ······



12

尾聲：惡魔與進步

還是那平靜的北京城

202

197

# 前言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戰爭這個人類自相殘殺的怪物，自古以來不知吞噬了多少億萬人的生命。翻開中國古老歷史，每一頁的字裏行間，都不時出現它那用人血印出的足跡。但戰爭也是中華民族的催生婆，伴隨着隆隆的戰鼓聲，中華民族在中原大地上形成、發展。古史傳說中的軒轅黃帝，正是由於在阪泉之野戰勝了炎帝，在涿鹿之野戰勝了蚩尤，才獲得了被尊崇為中華民族始祖的桂冠的。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後，沒有哪個王朝的更迭，不是與戰爭和武裝力量有關，有的是戰爭的敗北者，有的是由於武裝力量旁落他人之手，被迫逼迫「和平」禪讓，拱手交出了政權。用一句現代化的通俗語言來講，就是所謂「槍杆子裏出政權」。縱觀中國古史上的風雲人物，無論秦皇漢武，還是唐宗宋祖，或是一

代天驕成吉思汗，他們所以能叱咤風雲的基礎，還是武功，還是戰爭的勝利，在敵人的白骨堆上，建立起強盛的新王朝統治。

今天被人們視為古老中國文明的象徵物的長城，它本來是戰爭的產物。或者說長城是中國文明發展進程中，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矛盾的產物。早在東周時期，燕、趙和秦已在在其北境和西北邊境修築長城，目的是遮斷游牧於它們北方或西北方的「胡」，也就是匈奴武裝侵襲的進路。秦統一以後，把這些夯土和石塊築成的城垣連成一體，形成綿延長達五千多公里的長城。此後的兩千餘年間，長城的走向和具體位置雖迭有變更，而且隨着建築技術和防禦體系的完善，面貌也不斷改變，從夯土結構演化成為磚石結構的牢固的城牆，但是它那作為草原游牧文化和平原農業文化矛盾形成對抗的前沿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它本身是在戰爭中被動的防禦思

想的體現，因此這一耗費巨大的、甚至被老百姓視為暴政的象徵的防禦工程，並起不到人們預期的效果。今天長城的軍事色彩早已褪盡，這一舉世無雙的古代建築工程，已成為中國文明的象徵，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通過它還令人思考古代戰爭與古代文明的關係。

談起古代戰爭與古代文明的聯繫，不禁又使人聯想到那縱貫亞洲大陸，象徵着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各國人民友好往還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並不是古代已有的名稱，而是在一八七七年首先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使用的，後來國際學術界沿用至今。雖然中國的絲綢早已經由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遠輸中亞乃至更遠的西方，但是這條路作爲貿易孔道正式開闢，學者仍認定在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以後。張騫當年的使命，並不是爲了友好通商，而是爲了漢對匈奴戰爭的軍事需要。漢武帝從投降漢軍的匈奴人口中，了解到月氏人與匈奴人結怨很深，月氏人戰敗，匈奴人以月氏王頭爲飲器。因此

武帝募人出使月氏，想與之結成軍事聯盟，從而形成對匈奴東、西兩面夾擊的戰略態勢。張騫當時是官職卑微的郎，富有勇敢精神，應募去完成這危險的使命。他途中遭匈奴扣留，但一直保存着漢朝給他用以表明使者身份的「節」。後來終於逃離匈奴西行，在出使後十三年才返回西漢都城長安。公元前一二六年，張騫向武帝報告西域諸國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的情況以後，「絲綢之路」便隨着漢武帝的西進政策以及漢軍對匈奴戰爭的勝利，逐漸成爲通途大道，成爲中西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在物質文化方面，雖然戰爭給社會經濟帶來空前的人爲破壞，反過來爲了戰爭的需要，特別是製造殺人兵器的需要，從處於原始社會的石器製造工藝，人類邁入文明門檻後的青銅製造工藝，直到鋼鐵的冶煉工藝的啓萌和發展，都與兵器的製作有着密切的關聯。至於車船的製作技術的提高，馬具的完善與使用，等等，也莫不與戰爭的需要有關，改進了的技術，也常是首先在戰場上薪

露頭角。至於中國古代文明對世界文明的幾項重大貢獻，例如火藥的發明和指南針的發明，自然與軍事密不可分，而造紙術，它的西傳也是以戰爭為媒介。那是唐朝天寶十載（公元七五一年），唐將高仙芝在怛邏斯河一役被大食軍擊敗，結果被俘的唐軍中有會造紙技術的，由此將造紙術傳入康國，從此這一有利於文化發展的技術西傳，終於取代了往日西方使用的「皮」紙及埃及草紙而成為主要書寫工具。

除此之外，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要運用謀略，講求戰術，出現了專門論述有關戰爭理論的各種兵書，與之相適應，也推動了哲學、地理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發展。戰爭也為史學家和文學家提供了廣闊的創作天地。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作者經常用大量篇幅去描述戰爭和與戰爭有關的史實。在編年體的《春秋》《左傳》中，充滿了頻繁的戰爭的記述，展示出一幕又一幕宏偉的軍戰的場景，直到步兵重新在某種程度上佔據了早已失去的戰爭舞臺的位置，預示着戰車即將

走向衰落的前景。在太史公司馬遷的筆下，許多歷史上的戰爭的不同角度的側影都極生動地浮現在讀者眼前，例如對魏軍在公子無忌統領下救趙的戰役，他選取描繪的重點是如姬盜虎符的傳奇情節，成為千百年來為人傳頌的佳作，多次被搬上戲劇舞臺以及影視屏幕。

中國古代戰爭的內涵複雜豐富，中國古代戰爭展開的歷史畫卷宏偉壯麗、無比殘酷又無比悲壯。在這本書中自然難以容納。同時我們也無力去深入探討有關古代中國的兵法著作，以及它們的闡述的高深哲理。而是想從文明探索的角度，沿着中國歷史發展的順序，概要簡介中國古代的戰爭、戰略思想，並說明與之相關的兵器的發展演進，如果能達到這一目的，乃是我們的最大願望。



## 神和人一起戰鬥

### 神奇的玉鉞

一九八六年，浙江省餘姚縣反山的良渚文化墓地的發掘中，出土有許多琢製精美的玉鉞，除了玉製的鉞體外，還在柄的頂端和尾端裝有玉質的冠飾和端節。它們都被放置在屍體的側旁，多在左側，原來可能是握在死者的手中。雖然木柄早已朽毀，但遺痕尚存，一般長度是七十厘米左右，適於單手握持。其中有一件青玉鉞，在弧刃的上下兩角都有精工雕出的淺浮雕紋樣，上角是一「神徽」，神人巨目闊鼻，頭戴飾有羽毛的冠飾；下角是一隻「神鳥」。那雕飾着神徽的玉鉞，正是權威的象徵。

玉鉞所以象徵着軍事首領的權力，正是與它是較早由工具轉化為兵器一事密

不可分。在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物中，石斧和弓箭曾經是氏族中男子進行狩獵和生產時最經常使用的工具，特別是石斧（鏟）類工具，可以用於狩獵，也可以用於農耕、砍伐等勞作，同時也是在氏族之



●安徽薛家崗出土彩繪花果紋石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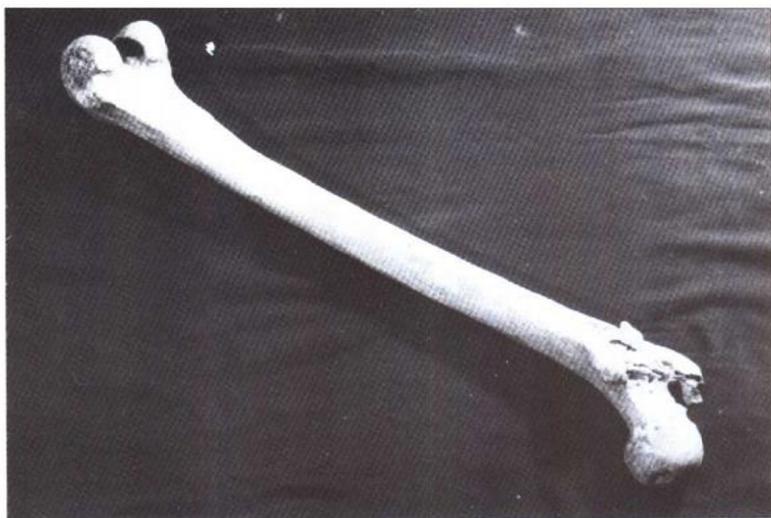
間發生武力爭鬥時用於戰鬥的用具，因此是最早從工具轉化為兵器的一種。隨着用途的不同，它的形體也隨之有了變化，在山東和江南等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常見一種穿孔的石斧，形體比一般石斧薄得多，刃呈半圓形，弧度較大，有的上端還作出雙肩，因此被稱為「鉞」，它並不適於砍伐林木或用於農耕，看來已經轉化為專用的兵

器。前面講到的玉鉞，也正是由這種石鉞演變而成。

比石鉞可以更清楚地表現出狩獵工具向殺人兵器轉化的是弓箭。在江蘇和雲南等地的石器時代的墓葬中，可以尋到這種工具轉化為殺人的線索。在距今約五千六百年前的江蘇邗縣大墩子遺址，發現過一座墓葬（編號三一六），墓內埋葬的死者是一位中年男子，他左手握有骨匕，左肱骨下置有石斧，可能生前為氏族中的武士。在他的左股骨上，射嵌有一枚三角形的骨鏃，深入骨質內的深度達二點七厘米，當是射中後折斷在體內的。在山西絳縣的新石器時代屍骨上，也有嵌射着箭鏃的事例。這些墓例，證實了弓箭已被用為殺人兵器。

除了鉞與鏃外，新石器時代可以用作兵器的，還有骨矛或石矛、石匕首和嵌有石刃的骨柄匕首、帶齒的石錐（又稱「多頭石斧」）、石戈、「飛石索」、投擲的石球或陶球等等。可以說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從工

●江蘇邳縣出土帶箭鏃人骨



具轉化而成的兵器，已經初步構成進攻性兵器的幾個主要的類型，包括遠射兵器、格鬥兵器和衛體兵器。在所有的原始兵器中，最受重視的還是鉞，因此它也是軍事首領所持的兵器。隨着軍事首領地位的不斷提高，他所使用的兵器也製作得比一般氏族成員的兵器更加精緻更加漂亮。在原始戰爭中，人們看到他那特有的兵器，就找到了隨着軍事首領衝鋒作戰的標誌，因此它也逐漸成為軍事首領的權威的象徵。於是它的選料和製工更為講究，逐漸從實用的作戰兵器演化昇華為專門用於表明軍事首領權威和身份的象徵物，於是出現了反山良渚文化遺址那樣的精美的玉鉞，特別是刻有「神徽」和「神鳥」圖像的玉鉞。當時原始戰爭日益殘酷和頻繁。在已發掘出土的古代文物中，也不斷可以看到閃現出氏族之間鬥爭和征服的信息。河南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大陶缸上，畫出了三柄象徵着軍事權威的石鉞圖像，那柄石鉞的柄上頂端和尾端也都有裝飾，在柄上

## ●河南臨汝閻村出土仰韶文化陶缸



還纏有繩索等物，類似後代劍柄上纏的劍緝，既便於把握，繩索的彩色又可起裝飾效果。在這柄直立着的石鉞右側，刻畫出一隻站立着的白色大鳥，牠用長喙啄着一條大魚。那鳥挺頸瞪目，姿態高傲而威嚴；那魚被鳥啄住嘴部，全身下垂，僵直硬板，早已喪失了活力。有的學者認為鳥和魚可能分別是兩個氏族的「圖騰」，這幅畫表明以魚爲圖騰的氏族已爲以鳥爲圖騰的氏族所征服。

## 涿鹿大戰

閻村新石器時代陶缸上的彩繪圖像，如果確如前述，象徵着以鳥爲圖騰的氏族戰勝了以魚爲圖騰的氏族，那麼這兩個氏族之間的戰爭也就可以說是一場「鳥」和「魚」之間的戰爭。這樣說來自然就不難理解中國古史中那些教獸或驅獸作戰的傳說，原來那些獸名應理解爲民族的圖騰。《史記·五帝本紀》記述，軒轅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看來這些猛獸正是一些氏族的圖騰，而黃帝正是這些氏族聯合起來的部落聯盟的首領。據註文，熊是黃白色熊；貔是白狐，羆似狸。也有人認爲貔是虎屬也。總之都是較爲珍奇的猛獸。這些以猛獸爲圖騰的氏族據說都是北方的氏族，這些氏族組成的部落聯盟，又被一些學者認爲是華夏族的前身。當其勢力由此向南擴展時，就與南方的另一勢力強大的部落聯盟發生衝突，那就是以蚩尤爲首領的苗黎族的前